

劉湘的毀譽（二）

王培堯

劉航琛應允出任劉湘的財政處長，他很坦白，當場便拿出了一紙條陳，上面詳細載有事先擬就的初步改革計劃，內分禁鴉片、鹽務、稅務、政務四大項。因為劉航琛早已心知，優差之來，想推也推不掉了，不如趁早準備的好。

劉航琛將劉湘的三十五個稅捐機關，合併成一個只許劉湘獨佔，不容他人分潤的稅捐總局，請劉湘親任總辦，總辦之下一切歸由劉航琛一人掌管。劉航琛說：「你管住你的幹部，我開關你的財源！」

當月份就下命令，劉湘所屬各文武官員，一律加薪百分之五十。第二步，將會經大力整頓，業已轉虧為盈的王陵基私人所有的重慶銅元局先收回，後撤銷，堵住了劉湘財源外流的一大漏洞。第三步幫川軍當局建立信用，先還舊債，再借新欠，於是便在遠近股商一片驚訝錯愕：「軍隊借錢還興選的呀」聲中，使劉湘以後真要借起錢來，就此無往而不利了。銀行商家週轉靈活，劉湘大軍糧餉益發有恃而無恐。

中央拒絕派兵入川

劉航琛幫劉湘把舊欠還清，赤字抹掉，還剩下一百四十多萬銀洋。他打張銀票，親自送到劉湘的手上，使得從來不曾見過這麼多現錢的劉督辦劉湘，喜得一躍而起，連聲說：

「你給我這麼多錢做什麼呀？做什麼啲……」

第二個月，結餘多達二百七十多萬。劉湘喜出望外，拿兩個月的結餘，去完成了他多年以來的最大心願，開了一家擁有最新設備的兵工廠。從此以後，機關鎗、步鎗和鎗彈，源源而出，生產線之暢旺，有如長江大河，劉湘的實力躍居全川第一。

有地有人有錢更有鎗桿子，外加還有國民黨中央隱約之間一線之聯繫。民國十七年，北伐竟功，全國統一，時年三十九歲的劉湘雄心勃勃，亟亟於從事他統一全川的宏願。民國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，劉湘發出了請柬，邀集全川三大軍頭在資中舉行會議：「協商川局」。應邀的有他的族叔，曾經在他部下當過團長，後來逐漸坐大，自成一家，據有成都的「么爸」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，以及二十八軍軍長鄧錫侯、

二十九軍軍長田頌堯三位。不會下帖子的是第二軍軍長楊森，還有一位第二十二軍軍長賴心輝。劉湘、劉文輝與鄧錫侯、田頌堯在資中開了三天的會，通過了三項決議案全出之於劉湘的提議。

這多半是因為劉湘私生活比較嚴謹，吃喝嫖賭吹（鴉片煙）絲毫不沾，因而始終保持頭腦清醒，所以他提出「統一意志」的口號，大家說這有什麼問題。再要求裁減軍隊，大家又說你哥子肯裁，我們自然照辦。

最後提到劉湘的真正目的：建議中央，從速組織四川省政府。在座的劉文輝、鄧錫侯，還有田頌堯也是齊同鼓掌，一致贊成。

既然贊成，那麼，未來的第一任四川省主席，論聲望，論資歷，論部隊之多，駐防地區之大且富，以及和中央關係之深，當然就非劉湘不作第二人想。

三天軍頭會議開下來，劉湘從資中回到重慶，由他自己署名領銜，躬率全川將領，聯名電呈南京國民政府，報告資中會議經過，「議決」各

案，懇切要求中央早日成立四川省政府，實施地方自治，謀取建設：「以紓樞府西顧之憂，而慰川民雲霓之望」。

一篇電文寫得駢四儷六，冠冕堂皇之至。祇不該過於高估了劉湘他本人在中央心目中的份量，他密請中央在必要時派遣鄰省有力部隊入川，以防擁兵自重者阻撓四川建省。

同時，他並且發動爭取省外與力，分別致電時在四川境外，備位中樞的四川同鄉元老前輩，如熊克武、謝持、戴傳賢、盧師締、張羣、呂超等，請他們就近催促中央，早日決定方針，從速明令公佈。

民國十七年劉湘戰勝了楊森，威望既够，實力充足，眼看着統一全川，官拜主席的私衷大願，已呈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之勢，不旋踵間即可實現。

但却由於劉湘不曾顧及中央當時正值內憂外患，不肯在西南邊陲再啓戰畔，因此之故，九月三十日，南京蔣中正總司令的覆電來到重慶，名為兼答資中會議諸川將，實則斷然拒絕了劉湘的要求。

「資中會議，和衷共濟，協謀川局。從此得有具體解決辦法，非惟桑梓之幸，抑亦黨國與民衆之福。惟請派外省兵入川，或將引起內戰。則中央絕對不許，希諸君明察。」

民國十七年劉湘春風得意，對統一全川未免操之過急了。蔣中正總司令的覆電一到，請兵入川一節公開，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，釀成川中將領，一致動了公憤，組織同盟軍，共同討伐劉湘

，燃起了一場纏鬥二十四天的川東戰火。

劉文輝任四川主席

先是，由劉文輝從中煽火，派人游說川北鄧錫侯部第一師師長李家鈺、第十二師師長羅澤洲，力稱劉甫澄當上了四川省主席，川中各軍必定會被他一一兼併。湊巧的是，民國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討論四川軍政人事，十一月六日國民政府明令公佈，組織四川省政府，以劉文輝爲省主席，鄧錫侯當民政廳長，向傳義長財政、任鴻鵠長教育、謝持長建設。川省主席呼聲最高的劉湘，僅祇擔任一名省府委員。剛被劉湘擊走，曾由中央嚴令拿辦的楊森，明令免于查辦。

中央爲了貫徹政令，舉國裁兵，成立一個川康裁編軍隊委員會，指定以劉湘爲委員長，鄧錫侯、劉存厚副之，田頌亮、賴心輝、郭汝棟、楊森、胡若愚爲委員。劉湘、楊森明爲昨日之敵，中央却要他們在同一機構共事，劉文輝爲了打擊他姪兒劉湘，挑撥離間，無所不用其極，硬說劉湘企圖兼併友軍，偏巧中央就明令發表由劉湘主持川康裁軍，這一下，劉湘四川省主席沒有當上，反倒成爲川中將領衆矢之的，煌煌國府命令，居然與劉文輝聲稱劉湘要兼併川中各軍的說詞不謀而合，硬是叫劉湘跳到黃河裏都洗不清！

於是李家鈺、羅澤洲首先發難，悍然不顧中央裁軍明令以及他二人的主帥鄧錫侯跟劉湘的資中之盟，先發表通電，反對資中會議議決案，將四大軍頭的資中協議推翻。在劉文輝暗中應允接濟

戰費之後，再分遣能言善道之士，四出奔走游說，聯絡好反對劉湘編遣部隊的川軍將領楊森、賴心輝、黃隱、陳鼎勛、郭汝棟等，組織臨時軍事委員會，共同訂立四川同盟各軍公約十條。於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，由羅澤洲自南充、蓬安、營山、廣安、渠縣，假道合川，進攻重慶北岸江心的桃子壩。李家鈺自遂寧、樂至、潼南出兵榮昌和隆昌。楊森經由涪陵、長壽攻抵江北鐵山坪。賴心輝自永川進窺江北縣西老關口。轉眼之間，坐擁川東的劉湘，驟然發現自己四面楚歌，腹背受敵。劉湘迫不得已，在十八日那天便宣佈重慶戒嚴。同日，他親自領軍應戰，在江北縣一碗水，設立了他的善後督辦行營。

這一次川東混戰，四面八方的同盟軍，圍住了一座金湯鐵池的重慶城，劉湘却駐紮在城外江北的一碗水，左支右絀，四面挨打。

幸虧所部有一員旅長楊國楨，拚死向前，大發神威，將一路急攻，已經進據江北西里走馬岡的賴心輝部馬崑山一個師，迎頭痛擊，撞到江津去，解除了一面的威脅。再加上劉湘重賞之下，全軍協力大反攻，羅澤洲敗退順慶，楊森被迫放棄業已到手的涪陵、墊江、萬縣和梁山，倉皇敗走渠縣。時在成都看熱鬧的新任四川省主席劉文輝，一見同盟軍大勢已去，劉湘可能敗部復活，他立刻見風轉舵，以出兵赴援甫澄資姪爲名，夾攻步步退却的二十二軍軍長賴心輝，逼得賴軍長在二劉之間逃西竄，走投無路，祇好忍痛放棄原有地盤，向川南綦江和川黔邊境潰退。因此，劉湘一席情願更上樓頭當主席，挑起了川中將領

同盟軍圍攻的這一仗，鵝蚌相爭，漁翁得利，其結果是劉文輝名利雙收，滿載而歸。除了垂手而得四川省主席不算，他祇不過出了一支兵，在劉湘面前充一次好人，又嚇唬了賴心輝一下，兵不血刃，不戰而取瀘縣、合江、江津、資中一帶地大物博的上好防區。何以劉湘投鞭斷流，力爭上游，而時運不濟至此；劉文輝投機取巧，翻雲覆雨，中央爲什麼會對他特別的優渥？事後有些想當然耳的馬路新聞，曾謂那一回劉湘走的是陽關大道，對於若干說得起話的中央大員口惠而實不至。劉文輝則反正有的是鴉片，他在成都悶聲不響，有如嵇康詩中所云的：「目送歸鴻，手揮五絃。」眼到手到大洋錢也到，他比劉湘多懂一層：「朝中有人好做官」的道理。

因此劉湘賈足氣力，反倒讓牠「公爸」劉文輝撿到了天大的便宜。從此以後，劉文輝、劉湘兩叔姪之間勢同水火，劉湘對他「公爸」恨之入骨。

發誓要當革命軍人

吃一回虧，學一次乖。劉湘從四川之主一變而爲衆矢之的。他的親信左右一致勸他養晦待時，能忍自安，從此改採低姿態。好在同盟軍之戰先敗後勝，有驚無險，原來的地盤仍然完整無缺。「君子報仇，三年不晚。」劉湘好漢打落牙齒和血吞，將滿肚皮的怨望和怒火，暫且的按捺下來。忍氣吞聲，咬牙切齒，甘願屈居劉文輝之下。和他一前一後聯名通電中央，報告楊森、賴心輝、羅澤洲等擅組同盟軍，輕啓戰端，經劉文輝

、劉湘合力出兵戡亂的作戰經過。

劉湘英名蓋世，兵多將廣，這一次喫了劉文輝的大虧，又何以肯和他這六親不認的「公爸」劉文輝聯銜致電中央，報功邀賞的呢？一則是，情勢逼人，不能不忍。劉文輝已經是中央明令發表的四川省主席，儼然四川一省之主，劉湘不列名，豈不等於讓劉文輝一個人去報功了嗎？其二，則是劉湘：「爛菩薩住大屋，憨人自有憨人福。」省主席之爭，同盟軍之戰，丟人現眼，損兵折將之餘，居然也給他找到了一個「徐圖東山再起」的大好題目。那便是；他是中央所委派的川康裁編軍隊委員會委員長，同盟軍之戰，很顯然的是因爲楊森等人反對裁編而起。引申其義，劉湘便成爲中央執行裁軍決策的第一個受害人，犧牲者。

劉湘和他的謀士一致認定，中央裁兵，勢在必行。於是他格外珍惜因裁兵而受害犧牲的這一段慘痛經歷，堂而皇之的喊出了：「只知擁護中央，反對叛逆！」「即使只剩一鎗一彈，也要奮鬥到底」的口號。自此，劉湘訂定了自己的未來路線——永遠跟着中央走。未來目標——繼續爭取中央支持，真正統一四川。表面形象——一個祇知服膺中央的典型革命軍人。未來策略——不惜代價，多方爭取與力。這最後的一招，完全是跟他「公爸」劉文輝學來的。既然將來還是要當四川省主席，劉湘只好暫且忍下心頭之恨，反倒幫他「公爸」的忙。在劉文輝和他聯名通電裡，首先給劉文輝冒上一功：「文輝與湘合力出兵東道戡亂（同盟軍之戰）。」繼而再在裁編問題上

大作文章。其妙句有：「川省萬惡之源，原爲割據。四民同病，厥在多兵。」一時之間似已渾忘，當年全川割據地盤最大，擁有兵馬最多者首推他劉湘自己與劉文輝本人了。

全面裁軍大戰起矣

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五日，國民政府的覆電到來，剛剛明令免予查辦的四川省府委員，川康裁編委員楊森，在東山再起兩個半月以後，又一次由國民政府令免本兼各職；「其善後事宜，並着劉文輝、劉湘、鄧錫侯、田頌堯共同負責，妥爲處理。一面約東所部，駐守原防，聽候中央派員查明辦理，以奠川局，而肅綱紀。」

劉湘痛定思痛，決定了敗部復活方針大計。既已抱定決心爲一典型革命軍人，機遇果然到來。民國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，國民政府國務會議決定：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、各集團軍總司令部、各總指揮部，限三月十五日前一律撤銷。各編遣辦事處限三月十六日正式成立，全國各兵工廠限四月一日一律停工。明令之發，有如雷霆霹靂，中央宣示全面裁軍，結束軍政時期，致力於訓政建設。於是，各地軍頭，紛起異動。從民國十八年三月中旬起，首先是桂系李宗仁、白崇禧反對裁軍，挑起內戰戰火，繼而西北軍馮玉祥、粵軍張發奎、湘軍唐生智，陸續舉兵發難，潛伏各地的共黨份子乘機蠢動。中原一帶，烽火連天。四月一日，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派西征軍第二路劉峙、第三路韓復榘，並以海軍第二艦隊司令陳紹寬親率各艦，兵分三路，圍攻桂系所盤據的

武漢三鎮。第二天，「革命軍人」劉湘便見義勇爲，拔刀相助，特地上電蔣主席，力陳四川頻年混亂，都因桂系橫阻武漢，「竭力挑唆」，將中央和四川的連絡切斷，既妨礙國家統一，復陷四川百姓於水火。因此他痛斥桂系：「禍川禍國，罪無可道」。慷慨激昂的自動請纓：「湘已積極準備，受命即發！」

四月二日才把電報拍出去，四月四日便傳來武漢消息，盤據武漢的三員桂系大將：胡宗鐸、陶鈞與李明瑞，經不起中央軍三路進兵的强大壓力，胡、陶通電下野，李明瑞歸降中央，武漢已由孔庚受命組織臨時治安委員會。就在這一天劉湘接獲諜報，胡宗鐸的殘餘之衆正在西竄。一方面爲了防堵，另一方面也爲了救命中央，劉湘當機立斷，下令駐防奉節的第一師唐式遵節寇日出發。唐式遵在一星期之內樓船東下，趕到宜昌，正好和胡宗鐸的殘部劈面相逢。唐式遵下令開火，胡部毫無鬥志，四散潰逃。唐式遵在宜昌駐紮了一段時期，劉湘見到武漢的局勢漸趨穩定，長江上游不復再見桂軍，才下令將唐式遵的一個師調回奉節。

不論戰果如何，四川劉湘總算出兵，協助中央軍平定內亂，因爲這一層緣故，民國十八年十月十日，馮玉祥的西北軍宋哲元、石敬亭等二十七員將領反對編遣，發動戰爭。蔣中正主席在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發表「討馮誓師詞」，二十八日親自前往漢口督師。蔣主席在啓程之前發了通電給川中各將領，下令「整裝待命」。

劉湘一聽蔣主席行將西上，非常之興奮。這

一次他的大軍先發，迫不及待，命郭汝棟率二十軍出川，同時召集所部將領訓話，劉湘代表全軍立下一「擁護中央，反對叛逆」的莊嚴誓言。

中央討馮的作戰重心是河南而非武漢，因此蔣主席抵達漢口以後，僅祇邀集中央軍高級將領顧祝同、劉峙、張治中等，舉行了一次重要軍事會議。匆匆駐節一日，便轉赴河南鄭城巡視。所以這一回郭汝棟之出川，無非又是一次聊表赤忱而已，劉湘所部各軍還是得不到陣前立功的好機會。

二 劉叔姪表現各異

手段敏捷，八面玲瓏的劉文輝，在民國十八年四月，陰溝裏翻船，莫名其妙打了一場爛仗。同盟軍的楊森、羅澤洲、李家鈺，乘桂系軍人在湘、鄂兩省作亂，中央一時無暇西顧，又明知劉湘、劉文輝面和心不和，劉湘絕對不會出兵支持他「么爸」劉文輝，於是在民國十八年四月十九日，突然來了個三路夾攻，一時之間劉文輝的防區資中、資陽、內江同時告急。劉文輝只好親自出馬，趕到資中去迎戰，三日間他以衆擊寡，恃強凌弱，連續擊敗了三路敵軍，再由鄧錫侯、田頌堯出面從中調解，就此落了個就地息爭，各回原防的結局。

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五日唐生智又在鄭州發動戰爭，向中央軍攻擊，中華民國在爭戰撞伐聲中，進入第十九年。中原烽烟燒得越凶，劉湘的革命軍人越起勁。相反的，却是劉文輝利令智昏，薄輕易到手的四川省主席而不爲，反倒受了汪精

衛、閻錫山、馮玉祥之流的蠱惑，背棄中央，向閻、馮大送秋波。民國十九年元旦，在成都暗中支使民衆舉行「討蔣迎汪大會」，和中央唱反調。劉湘慨歎劉文輝見利忘義，「討蔣迎汪」，他立刻把握難逢的時機，下令重慶、江北、巴縣三地黨部，聯合各民衆團體，於一月十三日在重慶夫子池舉行一個規模空前盛大的驅汪大會。劉湘指派二十一軍政治部主任陳學池擔任主席，明白表示這一次大會是由劉湘本人所發起，陳學池在大會席上報告開會宗旨，把正在秘密策畫組成擴大會議對抗中央，叛逆尚未顯露的汪精衛，罵了個狗血噴頭，體無完膚。儘管那時候國民黨還沒有開除汪精衛的黨籍，陳學池却已在公開痛斥汪精衛是製造動亂的罪魁禍首。舉凡寧漢分裂、桂（系）馮（玉祥）叛變，以迄於唐（生智）、石（友三）稱兵，全都是「平素號稱忠實同志」及今又爲「改組派領袖」的汪精衛一手所造成。陳學池提出一個響亮的口號：「除非驅逐汪精衛於黨外，無以謀求三民主義的實現！」在這一羣情激憤，如鼎之沸的大會席上，通過了喚起全國同胞，共同驅逐汪精衛的工作綱領，一致決議即日起全面推行。

晉王不倒翁閻錫山

民國十八、九年間的中原大戰，發動內戰的方面將帥實力最強，影響最大的首推山西閻錫山，但是他發動戰爭的時間反而排在最後。十九年元旦，中央特地對閻錫山投助酬庸。二月十日，閻錫山却自北平致電蔣主席，要求蔣主席和他一同下

中外雜誌

野。二十四日，閻錫山再和李宗仁、馮玉祥等四十五人通電提出所謂黨統問題，而由汪精衛作樞紐之應。第二天閻錫山下令出兵，那時候桂系李宗仁、白崇禧和張發奎、石友三、唐生智已經相繼被中央軍擊敗，祇剩下馮玉祥還有相當的兵力。閻錫山一生謹慎，自辛亥那年太原起義出任山西都督，唯獨他能够從民國元年擁有山西全境直到中共作亂，大陸淪陷之時為止，因此曾有晉王與不倒翁之稱。閻錫山在舉國軍頭羣起反對編遣聲中，為什麼遲至最後方始「參與其盛」？「不倒翁」閻錫山當然有他的如意算盤。中原逐鹿，羣雄並起，閻錫山起先也是「坐山觀虎鬥」。

一直要等到逐鹿的羣雄鬥得勝負已判，負者自此不足為晉王之敵，勝者也轉戰四方，精疲力竭，看來不難一鼓作氣而滅之。他自己養精蓄銳，以逸待勞，這才以雷霆萬鈞之勢投入決戰場。試看當年中央爲了籠絡羈縻閻錫山，民國十八年八月

四日派何成濬到太原，面請閻錫山出任西北司令長官，舉大西北以爲酬，但是閻錫山堅辭不就。十月二十八日，馮玉祥稱叛的第二天，國民政府任命閻錫山爲陸海空軍副總司令，儼然是一國的副元首了。他却還要觀望風色，遲至十一月五日方始通電就職。

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蔣主席中正請閻錫山移駕坐鎮河南鄭州，負責指揮西北軍務，他竟置之不理，安安穩穩的坐看中原大戰，屍積如山。中央軍南征北討，疲於奔命，這才號角一聲，大將上陣。民國十九年三月十五日，閻錫山決定釋放被他誘至太原晉祠軟禁的馮玉祥，命馮速回陝西，指揮所部西北軍。閻錫山自己則將業已集結完畢的所部晉軍十個軍，沿平漢、隴海兩條鐵路推進。就在三月十五日這一天，西北軍馮玉祥所部的鹿鍾麟等五十七員將領，一致發表通電，擁閻錫山爲陸海空軍總司令。而在閻錫山之前

發動內戰，打頭陣的馮玉祥和李宗仁，甘願退而求其次，屈就閻錫山的副總司令。至於副總司令名單之中列上張學良，則完全是閻、馮、李之輩一廂情願，積極爭取的一着棋。三天後，張學良電呈蔣中正主席，表白心迹，聲稱對於鹿鍾麟等通電的用意，「毫無所知」，順手甩了閻、馮、李等一巴掌。

閻錫山之所以最後才反抗中央的主要原因，厥在於他的戰略部署一時未及完成。那時閻錫山係以河北、山西、綏遠爲其根據地，戰略是晉軍分別沿平漢、隴海兩條鐵路南下與東進，跟河南境內的馮玉祥西北軍會師。再兵分兩路，一取京滬，一取武漢。進而向南，與李宗仁、張發奎的殘餘之衆南北兩路夾攻，應該不難席捲湖南、廣東、江西、安徽、浙江與福建，到那時中華民國就要變成閻錫山的天下了。至於大西南，閻錫山另外還有一着高明的妙棋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 爲歷史作證 之四十七

喬家才 著
定價臺幣貳佰元

本書爲喬家才將軍繼海隅叢談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劫後隨筆、黃埔建校簡史補正、三民主義力行社傳真、軍統局的工作在山西、聲威與嚇阻、苗培成高風亮節、閻錫山的豪情、仰光敵後抗日戰、徐志道的生平、左曙萍的一生、武士敏將軍之死、宗榮祿上十字架、閻錫山與戴笠、詩人情報員異域蒙難、爲歷史作證——戴笠未參加北伐東路軍、爲戴笠辯誣、再爲戴笠辯誣、力行社與國民黨、臺灣奇女子藍敏、土肥原的侵略魔掌、干國勳與力行社、憶廖耀湘將軍、王陵基與戴笠、如何對付日本篡改歷史、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沒、憶陳素農將軍、賴景瑚傳、也談梁漱溟、講一個故事紀念郭鏡秋、懷念蕭一山先生、「南京大屠殺」和「還俗記」等篇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